



1942年我出生于四川省三台县，1964年毕业于重庆医学院（即现重庆医科大学），毕业后在重医团委工作，后调到重医附二院外科当医生。

我的父亲曾是一名银行会计，1955年1月因罹患慢性肾炎，肾功能衰竭而去世。当时，我还不到十三岁，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八人，靠每月仅32元的工资，艰难地生活。如此微薄的工资，如何养活八个孩子？全靠我叔父每月寄来10元，以及国家每月发给我们的长期困难补助金20元，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，让我们不但衣食无忧，还能坚持念书学习，没有因为家里穷困而辍学。

1959年，我进入重庆医学院学习，那个年代国家经济不好，但是，我们一半以上的同学均能获得助学金。虽然那时许多同学家境也很困难，但在党的关怀下，我靠着每年获得甲等助学金，顺利地完成了五年的大学学业，对党的感恩之情，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。记得1964年，我从重庆医学院毕业，就在分配前夕，我和同学们纷纷写下决心书，要求到最

## 牢记

■ 常正

艰苦的地方去。学校给每位家长写信，希望家长配合学校，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这时全年级所有的家长纷纷给学校回信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做到服从学校的分配。其中，我的母亲在给学校的回信中写道：“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的孩子，我希望孩子能服从分配，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到祖国最需要他的地方去。”

我曾任重医附二院大外科副主任、普外科主任。多年的临床实践中，我十分重视外科基本功的培养和医学知识的积累，从事胃肠疾病及结、直肠癌的科研与临床实践多年，取得了丰富的临床经验，挽救了不少病人的生命，捍卫了人民的身体健康。同时党非常关怀青年医师的成长和重视对他们的培养，如果有好的课题，医院、学院、市科协均能申请到课题经费，课题完成得好，还有奖励。医院经常组织科室室内学术活动，每年让我们到外地参加全国性本专

业的学术交流会议，使我们的学术水平不断得到提高。另外，我们也组织本市相关专业的学术活动，广泛进行学术交流，通过这些活动，使自己和市内同行们的学术水平得到提高。我在市内先后担任了重庆市医学会普外专委会委员、重庆抗癌协会常务理事、大肠癌专委会主任委员、重庆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理事、肛肠专委会主任委员，并担任了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（全国）肛肠专委会委员。

我始终牢记没有党的关怀，就没有我的今天，是党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，使我们不至于挨饿受冻。如果没有党给我的助学金，我就不可能顺利地大学毕业，能有这幸福的今天，是党培养的结果。多年来，我坚持多为人民做好事，我利用休息时间，坚持为病人，为同事义务理发，我不因小事而不为，努力做一个平凡的好人。我于197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入党后，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好党员。在党的百年生日到来之际，我衷心感谢党对我的无限关怀，没有党的关怀，就没有我的幸福成长。

我时刻铭记共产党的恩情，并将此生通过不懈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予以报答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老协老卫协）

## 模仿了一回黑山羊叫（外一首）

■ 李美坤

渐渐逼近的夜晚  
像一块越来越黑的抹布  
遮住了陈大娘的五只黑山羊  
找遍几个山坡  
又回到羊圈瞧了瞧  
陈大娘依旧不见羊的踪影  
急得泪水冒出来  
打湿了眼睛和衣角

这可是陈大娘致富的宝  
我们一边安慰她  
一边打着手电  
从这个山坡搜寻到那个岔儿  
“咩咩”地，模仿着羊叫  
声音起伏起伏  
如同天空闪烁的点点星光

“咩咩——咩咩——”  
在一处人迹罕至的悬崖下  
黑山羊像兄弟一样  
竟对我们回应了  
抚摸着它们黑亮的毛发  
我们身上沾满了草籽和泥沙  
欣喜的笑声推开夜色  
一浪接一浪  
我们和黑山羊兄弟一样  
跟着，回到陈大娘的家

### 青山村的路

村里有多少户，就有多少条公路  
这些致富路、乡村振兴路  
首尾交织，绿树下，庄稼旁  
载着阳光，把梦想和希望  
输送进鸟语、羊群、炊烟和溪头  
土生土长的我  
如果不是人带领就迷路了  
那幢刚刚修起的小洋房  
我都认不出它是亲戚家的  
他们的笑脸，随路一起宽阔  
听说，几年后，还有一条大动脉  
要在这里设下道口

## 强音

■ 王行水

怀化  
火车拉来的城市  
越跑越快  
湘黔线交汇着焦枝线  
在合力提速  
沪昆客专邀约了怀邵衡  
跑得像一溜烟  
倏忽不见  
我看到一座现代化新城  
在精确脱贫全面小康之后  
又马不停蹄地  
拉响了奋战民族复兴的新汽笛  
十三个县市区就是十三节车厢  
节节车厢都铆足了强大动力  
五百万双脚板迅跑在新征程上  
齐刷刷的步伐踏出了五溪大地的最强音  
雪峰山在奔跑中闪现出神奇的风光  
沅水河在奔涌中变幻出璀璨的浪花  
苗乡侗寨的唢呐与芦笙  
一路播撒着心中的欢乐  
风雨桥和鼓楼上举办的合龙宴龙头宴  
酒香肉香与歌舞齐飞  
累得紧赶慢赶气喘吁吁的斑鸠和布谷鸟  
长一声短一声咕咕叫着  
有点太不同寻常的声音  
还真分不清是发自喉咙  
抑或发自肚皮

最早听说紫藤，是在《中学语文阅读训练》里，作者开篇就说：“紫藤是一种妖怪。”（徐晓航《紫藤》）从此，这句话就像魔咒，每当我看到紫藤，都会想起。

初入大学校园时，学院新生免不了被分到人称“东风破”的老楼。而在“东风破”旁边，有一处破园子，叫“紫藤园”。那时我对植物学尚没有今日这般知晓，无论地里生什么长什么，一棵也认不得，因此这会儿只好告诉你，那园子杂草丛生。由于是被遗忘的园子，四面皆寻不到一处栽培、修剪、造景的痕迹。亭子上压着紫藤，石凳上积着灰，不知紫藤与灰，哪一个年纪更老。

每当我抬头看花，都会想：紫藤真丑啊，怪不得被说成是“妖怪”。人们行色匆匆，绕过园子走的要比穿过园子的多。我很喜欢看那些刚从东区浴室洗完澡回来的同学，踩着塑料拖鞋，披着未干透的头发，瓶瓶罐罐随着浴篮摆动，叮叮当当作响的情景。仿佛那一丝水淋漓湿哒哒的香气，也能让这破败萧条的园子活了起来。

黄昏时候，由于紫藤的缠绕，这里最先暗下去。灰白色的地砖和石柱，给紫色的花也染上了一层灰白。没人愿意在这里背书，更没人愿意在这里谈恋爱。偶有一些黄色的小花瓣从藤蔓纠缠间钻出脑袋，像一张张少年的笑脸。时而，园子旁会响起清亮的自行车铃声，老教授苍苍白发的身影刹那屏蔽了墙外的霓虹喧嚣，恍如隔世。办证的、掏串儿的、卖唱的乃至压马路的……他们都不会懂。

## 紫藤的灰尘

■ 葡萄

也亏了人们的不经意，紫藤在这里自生自灭，又生生不息。开花后，状如豆荚的果实悬挂着，也没见谁为此伤春，反正夏末秋初的时候它又开了。

北京有家老店，叫“桂香春”，是一家很有特色的点心店。每年五一前，都会做“紫藤饼”（藤萝饼），重阳节前还有“重阳花饼”，五一后有“玫瑰花饼”，这个“玫瑰花饼”和云南的鲜花饼不一样，是清真的。比起“花馍”我更爱将其称之为“吃花”，所谓“花馍”者，说法太过风雅，是“以花入馍”的缩略语。而“吃花”，则简单粗暴，直击要害，说这二字时，无他，唯有齿间渗出的甜滋滋的味道。

想起屈原在《离骚》里写，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，可见那时的人们就懂得吃花了。明代高濂的《遵生八笺·饮馔服食笺》教人这样吃紫藤花：“采花洗净，盐汤洒拌匀，入瓶蒸熟，晒干，可作食馅子，美甚。荤用亦佳。”清代顾仲在《养小录》里也友情提示我们：“凡食芳者，必鲜且洁，洁而不极丰，意念良安耳。遵生颐养，以和与身。日用饮食，以为尚也。”

这里蒙着灰的紫藤从不曾像不远处的那几株柿树般惹眼：逢果子，必要没日没夜地挨几顿打；果子落下来，还要挨人埋怨，太涩，不甜。与其如此，不必为人类的馋嘴儿牺牲，倒也是

件偷着乐呵的事儿。

后来，我又在别处识得几种不同的紫色：紫花地丁的紫，二月兰的紫，甚至盆栽里豆角花的紫。那些小小的花瓣，在植物学家眼里连一个棱角的变化都是千差万别，可在我这儿，若要记住它、分辨它，只因为爱。

多年前的一节现代文学课上，老师问我们住在哪儿。我们满腹苦水倒出来般叽歪说出“东风破”三字，她大惊，说这“东风破”早在她上学读书时就已经是“危楼”了！想起《夜宿山寺》里的“危楼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”，我们每每能同“诗仙”产生共鸣。

可即便如此，据说“东风破”依然继续服役了好些年。在我们走后，新房客们或许并不清楚这老楼的实情。至少我们这些“坏人”是不会主动去说的，其中的内心戏或许是：“平白忍了那些时，岂能便宜后来人？”

然而，当高大威猛的图书馆、博物馆接连成为学校的新地标，当素朴的教学楼纷纷改建成簇新的模样，临街这几栋破败的宿舍楼终于日益显眼而碍眼了，也因而终于实现了我们当年的愿望，成了树叶上的一抹灰尘。

说这话时，“东风破”们已拆了有些时日了，不知紫藤园还在不在。多年不曾回校的我，此刻也想去看看它了。

## 鱼之死

■ 谢子清

一尾灰色的鲤鱼  
死于玻璃鱼缸  
死于被漂白的自来水  
死于精心加工的饵料  
这只是一段故事的结局  
案情需要抽丝剥茧

死于上岸  
死于欲念

死于张口  
死于鱼钩  
死于钓者  
死于星期天下午  
死于三月的尾巴  
死于公元二〇二一年